

大莊嚴經論卷第六

慈六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有實功德堪受供養無實功德不堪受人信心供養我昔曾聞拘沙種中有王名真檀迦膩吒討東天竺既平定已威勢赫振福利具足還向本國於其中路有平博處於中止宿爾時彼王心所愛樂唯以佛法而爲瓔珞即在息處遙見一塔以爲佛塔侍從千人往詣塔所去塔不遠下馬步進著寶天冠嚴

飾其首既到塔所歸命頂禮說是偈言

離欲諸結障 具足一切智 於佛仙聖中最上無倫疋 能爲諸衆生 作不請親友

名稱世普聞 三界所尊重 棄捨於三有
如來所說法 諸論中最上 摧滅諸邪論

我今歸命禮 真實阿羅漢

爾時彼王以念如來功德之故稽首敬禮當作禮時塔即碎壞猶如暴風之所吹散爾時彼王見是事已甚大驚疑而作是言今者此塔無觸近者云何卒爾忽然散壞如斯變異

必有因緣即說偈言

帝釋長壽天 如是尊重者 合掌禮佛塔
都無有異相 十力大威德 尊重高勝人
大梵來敬禮 佛亦無異相 我身輕於彼
不應以我壞 爲是呪術力 歹道之所作
王說偈已以塔碎壞心猶驚怖而作是言願
此變異莫作灾患當爲吉祥令諸衆生皆得
安隱我從昔來五體投地禮百千塔未曾虧
損一塵墮落今者何故變異如是如斯之相
我未曾見即說偈言

爲天阿脩羅 而共大戰鬪 爲是國欲壞
我命將不盡 將非有怨敵 欲毀於我國
非穀貴刀兵 不有疾疫耶 非一切世間
欲有灾患耶 此極是惡相 將非法欲滅
卷六爾時近塔村人見王疑怪即便向王作如是
言大王當知此非佛塔即說偈言

尼捷甚愚癡 邪見燒其意 斯即是彼塔
王作佛心禮 此塔德力薄 又復無舍利
不堪受王敬 是故今碎壞
伽膩吒王倍於佛法生信敬心身毛皆豎悲

喜雨淚而說偈言

此事實應爾 我以佛想禮
龍象所載重 非驢之所堪
應爲起塔廟 釋迦牛王尊
尼捷邪道滅 不應受是供
不應受我禮 此塔崩壞時
喻如多子塔 佛住迦葉所
是我婆伽婆 是我佛世尊
若非阿羅漢 而受汝禮者
我今因此塔 驗佛語真實

如此木石無有心識而爲尼捷作明證驗知
非一切智王見是已於大衆前歡喜踊躍倍
生信心容顏怡悅而作是言南無婆伽婆一
切所尊解脫之師釋迦牟尼佛師子吼言此
法之外更無沙門及婆羅門佛語真實無有
錯謬諸有衆生一足二足無足多足有色無
色
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非想於此衆中唯
有如來最爲尊勝舉要言之佛所說者今日
皆現一切外道不知草介況復尼捷師富蘭
那迦葉即說偈言

我是人中王 不堪受我禮 沉復轉輪王
阿脩羅王等 此塔於今日 如爲大象王
牙足之威力 塵破今碎壞 身具四種結
故名尼捷陀 猶如大熱時 能除彼熱者
名爲尼陀伽 如來佛世尊 能斷一切結
真如尼陀伽 以是於今者 尼捷諸弟子
及諸餘天人 皆應供養佛 佛種族智慧
名稱甚廣大 如此之塔廟 天人阿脩羅
若其禮敬時 無有傾動相 猶如蚊子翅
扇於須彌山 雖盡其勢力 不能令動搖

是故若人欲得福德宜應禮拜佛之塔廟
復次若人學問雖復毀行以學問力尋能得
迴以是義故應勤學問我昔曾聞有一多聞
比丘住阿練若處時有寡婦數數往來此比
丘所聽其說法于時學問比丘於此寡婦心
生染著以染著故所學善法漸漸劣弱爲凡
夫心結使所使與此婦女共爲言要婦女言
汝今若能罷道還俗我當相從彼時比丘即
便罷道既罷道已不能堪任世間苦惱身體
羸瘦不解生業未知少作而大得財即自思

惟我於今者作何方計得生活耶復作是念

唯空殺羊用功極輕兼得多利作是念已求
覓是處以凡夫心易朽敗故造作斯業遂與

奢兒共爲親友於賣肉時有一相識乞食道
甚六人於道路上偶值得見見已便識頭髮蓬亂

著青色衣身上有血猶如閻羅羅刹所執肉

秤悉爲血汙見其秤肉欲賣與人比丘見已
即長歎息作是思惟佛語真實凡夫之心輕
躁不停極易迴轉先見此人勤修學問護持
禁戒何意今日忽爲斯事作是念已即說偈

言

汝若不調馬

放逸造衆惡

云何離慚愧

捨棄調伏法

威儀及進止

爲人所樂見

飛鳥及走獸

觀之不驚畏

行恐傷蟻子

慈哀憐衆生

如是悲愍心

今爲安所在

凡夫之人其心不定正可名爲沙門婆羅門
數是故如來不說標相若得見諦真實是名
爲沙門及婆羅門復說偈言
勇悍而自稱 謂已真沙門 爲此不調心
忽作斯大惡

說是偈已尋即思惟我於今者作何方便令其開悟如佛言曰若教人時先當令其於四不壞生清淨信此四不壞能令衆生得見四諦今當爲說作業根本作是念已而語之言

汝於今者極善稱量時賣肉者作是念言此

惠六比丘既不買肉何故語我極善稱量作是念

已即說偈言

此必有悲愍 而來見濟拔 如斯之比丘
久離市易法 見吾爲惡業 故來欲救度
實是賢聖人 爲我作利益

說是偈已尋憶昔者爲比丘時造作諸行念先所誦經名曰苦聚欲過欲味思惟此已即以肉秤遠投於地於生死中深生厭患語彼比丘大德大德而說偈言

欲味及欲過 何者爲最多 我以慚愧軫捉持智慧秤 思量如此事 心已得通達

不見其有利 純觀欲衰患 以是故我今宜應捨離欲 往詣於僧坊 復還求出家

我今爲欲作 身苦極下賤 雖是現在身即如墮惡道 我昔出家時 澄水而後飲

悲愍護他命 無有傷害心 今日如惡鬼
 食人精血者 我今樂殺故 習而不能捨
 善哉佛所說 親近於欲者 無惡而不造
 我今爲欲使 衆苦乃至此 一切種智說
 四諦我未證 從今日已去 終不更放逸
 十力尊所說 前爲放逸者 後止更不作
 如月離雲翳 明照于世間 是故我今當
 專心持禁戒 設頭上火然 衣服亦焚燒
 我當堅精進 修行調順法 斷難伏結使
 必今得寂滅 假毀絕筋脉 形體皆枯乾

不見四諦者 我終不休息 先滅結使怨
 爾時比丘知其心念彼智慧火方始欲然即
 說偈言

汝今若出家 必應得解脫 遠利與僧鉗
 及以貨多羅第六 如此等比丘 皆七及罷道
 後復還出家 獲得阿羅漢 十力世尊戒
 汝亦不毀犯 汝不起邪見 汝有多聞智
 生於眾離善 修習寂靜樂 汝有多聞燈
 結使風所滅 汝還修多聞 必至無畏方

爲結之所漂 當依修定力 修定得勝力
明了見結使 由汝常修集 故樂出家法
心近善功德 爲結使所壞 修集於正道
是意捉結使 如象絕鞍靽 自恣隨意去
時罷道比丘即捨惡業出家精勤得阿羅漢
果復次若欲莊嚴無過善業是故應當勤修
諸善我昔曾聞有一田夫聰明黠慧與諸徒
伴共來入城時見一人容貌端正莊嚴衣服
種種瓔珞服乘嚴麗多將侍從悉皆嚴飾瓔
偉可觀彼聰明者語諸行伴不好不好同伴

語言如此之人威德端正深可愛敬有何不
好聰明者言我自不好亦不以彼用爲不好
由我前身不造功德致使今者受此賤身無
有威勢人所不敬若先修福豈當不及如此
人者是故我今應勤修善必使將來有勝於
彼即說偈言

彼捨於放逸 修善獲福利 我由放逸故
不修功德業 是以今貧賤 下劣無威勢
我今自愧責 故自稱不好 我今自觀察
窮賤極可愍 結使所欺誑 放逸之所壞

卷六

自從今已後 勤修施戒定 必使將來生
種好姓眷屬 端正有威德 財富多侍從
衆事不可嫌 爲世所尊敬 莫如今日身
自悔無所及 惡心爲我怨 欺我致貧賤
心能自悔責 修善得快樂 設造惡業時
衆善都不生 制心修善者 禁樂無不具
世間詔不虛 善惡報差別 佛說八正道
能至於涅槃 若心著財利 富貴及榮勝
求於後者有 不免衰苦患 我當勤精專
趣向無畏方 譬如醉畫師 畫作諸形像

醒已覺其惡 除滅作勝者 先世愚癡故
造作今惡身 今當滅惡業 將來求勝報
見惡果報已 智者深自責

復次若聞善說應當思惟必得義利是故智
者常應聽受善妙之法我昔曾聞舍衛國中
佛與阿難曠野中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佛
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白佛是惡毒蛇爾時
田中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蛇作是念
言我當視之沙門以何爲惡毒蛇即往其所
見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蛇者乃

是好金即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先貧衣食
不供以得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策
伺怪其卒富而糺舉之繫其獄中先所得金
惑六既已用盡猶不得免將加刑戮其人唱言毒
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傍人聞之以狀白王王
喚彼人而問之曰何故唱言毒蛇阿難惡毒
蛇世尊其人白王我於往日在田耕種聞佛
阿難說言毒蛇是惡毒蛇我於今者方及悟
解實是毒蛇即說偈言

諸佛語無二 說爲大毒蛇 阿難白世尊

實是惡毒蛇 惡毒蛇勢力 我今始證知
於佛世尊所 倍增信敬心 我今臨危難
是故稱佛語 毒蛇之所螫 正及於一身
親戚及妻子 奴婢僮僕等 一切悉無有
而受苦惱者 財寶毒蛇螯 盡及家眷屬
我今於財寶 及與親戚等 觀如惡毒蛇
瞋恚發作時 智者宜速離 如捨惡毒蛇
應速求出家 行詣於山林 誰有智慧者
見聞如此事 而當著財寶 封惑迷其心
我謂得大利 而反獲衰惱

王聞偈已深知是人於佛語中生信解心即說偈言

汝今能信敬 悲愍之大仙 所說語真實
未曾有二言 先所伏藏財 盡以用還汝
更復以財寶 而以供養汝 能敬信調御
善逝實語故 惠六 大梵之所信 九 拔梨阿脩羅
天王及帝釋 我等與諸王 城中諸豪族
婆羅門刹利 尊勝智見人 無不信敬者
能同於信故 現在於華報 今信最信處
應獲第一果

復次諸欲求利者或得或不得有真善心者不求自得利實無真善心者為得貪利故應作真善心我昔曾聞有一國王時輔相子其父早喪其子幼稚未任紹繼錢財已盡無人通致可得王見窮苦自活遂漸長大有輔相才理民斷事一切善知年向成立盛壯之時形體殊大勇猛大力才藝備具作是思惟我今貧窮當何所作又復不能作諸賤業今我無福所有才藝不得施行復不生於下賤之家又聞他說是偈言

業來變化我 窮困乃如是 父母之家業
今無施用處 下賤所作業 非我所宜作
若我無福業 應生下賤家 生處雖復貴
困苦乃如是 賊業極易知 然我所不能
當作私竊業 使人都不知 正有作賊業
覆隱人不覺 腰繫二箭筒 幷持銅利劍
縛躡手秉弓 種種自莊嚴 瞻如師子兒
都無有所畏

說是偈已作是思惟設劫餘處或令他貧我
當劫王作是念已至王宮中詣王卧處王覺

有賊怖不敢語持王衣服并諸瓔珞取安一
處時王頭邊有一器水邊復有灰飢渴所逼
謂灰是麩和水而飲飲已飽滿乃知是灰即
自思惟灰猶可食況其餘物我寧食草何用
作賊先父以來不爲此業即棄諸物還來歸
家王見空出歡言善哉即喫其人而語之言
卷六沒今何故既取此物還置於地而便空去白
言大王聽我所說即說偈言

何故作非理 以爲飢渴故 灰水止飢渴
是故息賊心 今知是飢渴 易可得止息

我飲灰水已 櫛器著地中
不復更造惡 大王應當知
乃是輔相子 我非凡庶人
造作非法事 由家窮困故
從今日已去 故來至王宮
食草而自活 常欲飲灰水
不爲偷盜業 我家昔先人
自有家禮教 寧當自滅身
王見此事歎未曾有稱種姓子 真實不虛雖
有憊過尋能改悔即說偈言

汝能自抑心 不違家教法 能有是賢行
還襲汝父處 汝今除癡心 能作難有事
我今極歡喜 用汝爲輔相 不須覆觀察
我已見汝行 心堅志勇健 兼復有智能
我今自見知第十一 斯事實難有 才業倍勝父
以心真善故 是故智者當作真實不虛偽
復次現在結使雖復不起若未斷結使之
得猶故成就如以冷水投熱湯中我昔曾聞
有一師共一弟子於其冬日在煖室中見有

火聚無有煙焰師語弟子汝見是火無煙焰
不弟子言見師語弟子汝著于薪煙即時起
復言口吹火焰乃出師爲弟子而說偈言
光火無煙焰 慈心不淨觀 現在結不生
如火無煙焰 如火得于薪 煙焰俱時起
心火遇因緣 值惡知識時 賊恚煙便起
若覩好色時 貪欲火熾然 是故應斷得
成就具三明 為斷貪瞋癡 應勤修精進
明行足斷心 結使草不生 喻如常行道
衆卉皆不出 貪欲及瞋恚 未遇緣不起

根本不斷故 遇緣還復發 喻如得瘧病
四日定發現 於三二日時 遇緣還復發
又似世俗定 掩按結不起 都無有患相
欲如毒樹根 幷剥其黑者 不拔芽還生
並剥其黑者 不拔芽還生 如人恥白髮
不永斷結使 其事亦如是 剥之未久間
逼戒行機關 對治隱不起 白髮尋還生
便生難有想 結使後還起 不造身口業
明行足斷心 毀犯於戒行
貪嗜著五欲 如蛇隱入穴 還出則蟄人
復次施爲解脫不爲財物若爲財物不名爲

施若爲解脫則得無生及涅槃樂是故智者應爲解脫而行布施我昔曾聞有一檀越詣僧房設會檀越知識道人語上座言今日檀越飲食精細好爲檀越耐心說法是時上座已得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善知他心深觀察之爲何事故而設此會乃知此會爲財利故第十六爾時上座爲此檀越說三惡道苦而作是言善哉善哉檀越汝今所設供養極是時施色香美味皆悉具足極爲清淨三惡道中無所乏少時知識道人語上座言何以爲他呢願

三惡道中都無所乏時僧上座語彼道人子我雖年老倒錯說法然此檀越不習於戒結使所使我觀彼心故作是說此檀越爲五欲樂及財寶畜生即說偈言

施者聖生處 財寶極廣大 以恃財寶故能今起憍慢 憍慢越法度 盲冥愚凡失以越法度故 則墮三惡趣 處於三惡道猶如已舍宅 若生人天中 如似暫寄客是故戒施伴 俱受於涅槃 戒能得生天施能備衆具 所作爲解脫 必盡於苦際

譬如種蘿根 華葉悉具得 其根亦可食
修行於施戒 親近解脫林 快樂喻華葉
根喻於解脫 是故修戒施 必當爲解脫
不應爲世利

復次離諸難亦難得於人身難既得離諸難
應當常精勤惠六我昔曾聞有一小兒十二聞經中說
盲龜值浮木孔其事甚難時此小兒故穿一
板作孔受頭擲著池中自入池中低頭舉頭
欲望入乳水漂板故不可得值即自思惟極
生歡惡人身難得佛以大海爲喻浮木孔小

言龜無眼百年一出實難可值我今池小其
板孔大復有兩眼兩目出頭猶不能值況彼
言龜而當得值即說偈言

巨海極廣大 浮木孔復小 百年而一出
得值甚爲難 我今池水中 浮木孔極大
數數自出頭 不能值木孔 盲龜遇浮木
相值甚爲難 惡道復人身 難值亦如是
我今值人身 應當不放逸 恒沙等諸佛
未曾得值遇 今日得諮受 十力世尊言
佛所說妙法 我必當修行 若能善修習

濟拔極爲大 非他作已得 是故自精勤
若墮入難處 云何可得離 世間業隨逐
墮墮於惡道 我今當逃避 得出三有獄
若不出此獄 云何得解脫 畜生道若干
歷劫極長久 地獄及餓鬼 黑闇苦惱深
我若不勤修 云何而得離 煙難諸惡道
今日得人身 不盡苦邊際 不離三有獄
應當勤方便 必離三有獄 我今求出家
必使得解脫

想我昔曾聞須和多國昔日有王名薩多浮
時王遊獵偶值一塔即以五錢布施彼塔有
一旃陀羅遙唱善哉即遣使捉將至王所時
王語言汝今見我布施小故譏笑我耶彼人
白王施我無畏然後當語我於昔日於發道
中劫掠作賊捉得一人急拳其手我即思惟
此人拳手必有金錢語令開手其人不肯我
捉弓箭用恐彼人語言放手猶故不肯我即
挽弓向之以貪寶故即便射殺殺已即取得
一銅錢寧惜一錢不惜身命如今大王無逼

惱者能持五錢用施佛塔是故我今歎言善哉斥說偈言

挽弓圓如輪 將欲傷害彼 彼寧喪身命
不肯輸一錢 我見如此人 捨命不捨錢
是故我今者 見有捨錢者 生於希有想
歎言誰可作 不見有弓刀 強逼大王者
亦無有畏忌 開意捨難捨 苦求乃得錢
是故我今日 見有捨財者 心生未曾有
極苦不肯捨 大王今當知 慄心難可捨

復次善觀察所作當時雖有過後必有大益
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常被盜賊一日之中堅
閉門戶賊復來至扣門而喚比丘答言我見
汝時極大驚怖汝可內手於彼向中當與汝
物賊即內手置於向中比丘以繩繫之於柱
比丘執杖開門打之一下已第十六語言歸依佛賊
以畏故即便隨語歸依於佛復打二下語言
歸依法賊畏死故復言歸依法第三打時復
語之言歸依僧賊時畏故言歸依僧即自思
惟今此道人有幾歸依若多有者必更不見

此閻浮提必當命終爾時比丘即放今去以被打故身體疼痛久而得起即求出家有人問言汝先作賊造諸惡行以何事故出家修道答彼人言我亦觀察佛法之利然後出家我於今日遇善知識以杖打我三下唯有多少許命在不絕如來世尊實一切智若教弟子四歸依者我命即絕佛或遠見斯事教出家比丘打賊三下使我不死是故世尊唯說三歸不說四歸佛愍我故說三歸依不說四歸即說偈言

決定一切智
不說有第四
若當第四者
身命於彼盡
生於未曾有
是故捨賊心
以憐愍我故
爲於三有故
我則無歸依
我今可憐愍
遠覩如斯事
是以求出家
或因細事悟
由我心麤故
麤者悟麤事
因麤事解悟
細者解細事
我解斯事故

大莊嚴經論卷第六

音釋